

模式与变式

□ 众 告

说来好笑，我曾是模式的拥趸。

十五年前，开放教育试点不久，在圈内一家权威期刊主办的首次教学模式改革研讨会上我应邀抛了砖，那是在广东；接着又在全国电大教学工作会议上为分管教学的校长和处长们普及模式，那可是在北京。之后由于在专论和专栏中不时触及模式，差点引发商榷。那可真是个畏惧模式又追求模式的无奈时期呀。

想想也对，模式本是个好东西。作为理论与实践联系的中介，它既有引导性，又有操作性，怪不得长期以来有需之士们纷纷为其折腰。凭良心说，倘若没有过去开放教育试点的模式探究，今天的开放教育可能还在迷茫中摸索呢！然而模式也常会被误解和误用，不当的模式崇拜和模式思维，导致“以模式代改革”的急功近利，“以模式评改革”的招摇过市，终于让模式背上了黑锅。

其实，模式展示的只是终端化的东西。但只有过程的运行才能真实完整地反映模式的特征、状态和效果。然而，过程是较难复制的，因此杜撰拼凑的模式只会被束之高阁，因为那通常是项目引导、行政推动、同行攀比而闭门造车的结果。因此，一个正常的模式，首先要看它有无既定目标和现实基础，有无文化蕴涵和演变轨迹，有无师生参与且成效明显。当初从电视教育到远程教育，从远程教育再到开放教育，模式创建的难忘历程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模式成形之后，为了推行，我们曾强调固化，那是担心反弹，这可以理解。但模式缘于抽象提炼，因此通常显得简约和刻板，生命力缺乏张扬。唯有活化才能日久弥新，但需要时间。曾记否，八年的开放教育试点，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开放教育模式和教学模式。然而，十多年过去了，我们似乎已不太记得当初建模的艰辛和用模的尴尬了。倒是开放大学挂牌不久，在一次开放大学建设高端论坛上，有校长又提出“六网融通”“社会化导

向”“有支持的自主学习”“混合式”等众多人才培养模式或教学模式，动作之快，令人感叹，只是至今还不晓得其效果究竟如何？

闲时常想，当下开放教育是否也要像当初试点那样，必须琢磨出一套模式（如人才培养、教学模式以及管理模式等）才能标志着转型成功？曾在某丛书中翻到过这样一本，讲的好像是教学探索之旅：从模式到变式（华国栋等，2015）。从固定的模式到多元的变式，意味着现实中问题复杂性所应对改革目标和方式多样性。于是这不仅是外延上的探索，更是内涵上的创新。因为变式毕竟不像模式那样标准化，差异体现了生活。变式也不像模式那样权威化，自主展示了生命。变式更不像模式那样格式化，包容更是一种生态。

开放教育从根本上说只是一种理念、一种境界、一种追求。对我们来说，开放教育要从试点走向常态，就需要一种体制和机制来支撑。这个体制就是“中国开放大学共同体”，这是一种“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办学多元、办学形式多样、充满生机活力的办学体制”。与之配套的运行机制，也更应该是动态的、柔性的和开放的。有学者曾这样评论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它并不告诉你将来会怎么样，只会告诉你，现在的所有一切都是暂时的，都是有局限的”。因此，开放教育的未来就是多谈一点使命下的理念，少提一点模式，而是将现有确定性较强、开放性不够的模式拓展、内化、演变为更加包容、更加灵活、更加丰富多彩的变式，以面对不同的学科、不同的专业、不同的课程和不同的课堂，更重要的是包容我们千千万万不同的教学者和学习者。

我一直喜欢引用著名模式论学者查有梁先生的名言，“教育有模，但无定模，贵在得模；无模之模，乃为至模。没有一种固定不变的模式，这就是最好的模式”，这可能也是我们当下从模式走向变式，继而进入无模时代的本真路径吧！